



邱永峥，战地记者，曾“跟着美军上战场”，这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里，是因为报道利比亚局势

亲历战场

——中国战地记者在阿富汗和利比亚

文 _ 本刊特约撰稿 瑚岚

当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，邱永峥的心终于踏实下来。在过去的半个多月里，他和同事郝洲一直在利比亚采访。尽管对于这位当过兵、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采访过的记者来说，战场不算陌生，但这一次他所遇到的危险，目睹的战争之残酷、平民伤亡人数之巨，都超过了此前的经历。

“我也害怕，包括现在跟你讲的时候，都会害怕。”回顾在利比亚的经历时，他眉头紧皱，搓了把脸。回到北京，还来不及休息，邱永峥就马不停蹄地接受了几轮采访。“利比亚”这三个字刺激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的好

奇心，而对于到过那里的人来说，“利比亚”不是抽象的地理概念或者想象出来的影像画面，而是真切的枪声、从车顶飞过的火箭弹、倒在路边的烧焦的尸体、向东部逃难的人们，以及一整天都洗不掉的尸臭味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“战地记者”是一个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称号。但邱永峥却认为，这不过是记者生涯中一段普通的经历而已。聚集在班加西的媒体有几百家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立场，而在各自的立场背后，不会改变的一个事实是——战争对于平民来说，没有输赢。“战争的结果对于他们来

说永远无法预测。”

死亡的味道

每一天都有死亡的消息，每一天都有葬礼。

2011年3月26日，邱永峥和同事郝洲到达利比亚东部城市艾季达比耶，这座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刚刚经受过炮火的洗礼。志愿者们每天按街区搜索遇难者，然后将尸体运送到城南掩埋。在那里，能看出来是新建的墓碑的就有86座，有的墓碑上写着名字，有的只用一个阿拉伯数字来代表。

在当地医院，志愿者将遇难者尸体拍成照片贴在墙上，供家属寻找亲

人。这天，邱永峥遇到了一个蒙着黑头巾的妇女，她从班加西赶来寻找自己18岁的儿子。有人告诉她，最后一次见到她儿子就是在艾季达比耶。“你的儿子是反政府武装人员吗？”邱永峥上前搭话。“不是，他什么也不懂，拿着一把枪出去，然后就不见了。”她一面哭，一面在墙上那些面目模糊或者烧焦的尸体照片中寻找，最终也没能找到。那一天，像她这样的母亲、妻子、丈夫、儿子还有很多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在照片中辨认出自己的亲人。

死亡就这样变成了身边真实的场景，不管是卡扎菲的支持者，还是反政府武装分子，或是最普通的平民。

“战争从空幻的政治概念变成具体的死亡。”邱永峥说。

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就此改道，为邱永峥担任翻译的当地人哈里发就是其中之一。战前，哈里发是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的职员，每个月的收入有1500第纳尔，相当于人民币7000元到8000元，在当地算得上中产阶级。但他对自己的状态并不满意：“我们国家的石油这么多，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如迪拜人？”他天天在twitter上发消息，支持推翻卡扎菲政府，并上街参与示威游行，还弄来了一把小手枪。战争爆发后，哈里发所在的公司关门，他只能冒着风险带外国记者去前线，每次出城可以赚到600美元至800美元。他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，留给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，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局势还要持续多久，也不知道如果利比亚失去人们的关注，记者们离开后，他又该如何谋生。

跟随记者上前线时，哈里发经常看到死在路边的平民。他依然说“要和卡扎菲血战到底”，但他时常困惑，不知道这些人的死亡到底应该归咎

于谁。哈里发所在的城市班加西是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。邱永峥还记得，3月19日，西方军队开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的那一天，班加西一片欢腾，只要家里有枪的，都冲天疯狂鸣枪庆祝。然而3天后，由于战争升级，伤亡增加，平民开始向埃及逃亡。4月1日，邱永峥离开利比亚前往埃及时发现，聚集在利比亚东部的平民已经越来越多，他们的车上载着箱子，带着洗衣机、电视机等家用电器。可实际上，他们并没有地方可去——除非在埃及有亲戚，或者具有双重国籍，才能进入埃及境内。大部分人只能滞留在入境大厅里，每天靠国际志愿组织提供的面包和水维生。对于未来，他们没有太多打算，大多数人只是在茫然地逃离战火，越远越好。

生死10分钟

在利比亚采访，防弹衣、头盔这些装备几乎用不上。因为反政府武装没有这身行头，而利比亚政府军也很少穿防弹衣。防弹衣和头盔意味着“此人非常重要”，反而会最先被干掉。因此，在利比亚采访时必须两个人配合，一个人采访，另一个人负责观察周围环境。此外，邱永峥还教会

了当地的司机和翻译一些简单的中国话——往往只有一个字：“走”或者“跑”。

邱永峥到达班加西时，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已经有1000多人。邱永峥和郝洲住在诺兰饭店，走路10分钟就能到达反政府武装总部。停水停电，半夜枪声突然响起，甚至饭店变成战场，这些情况他们都遭遇过。

3月20日晚上9点，邱永峥正和北京的编辑部连线，刚说完“没问题，很安全”，窗外突然枪声大作。诺兰饭店正好位于交火双方的中间地带，激战地点距离他们只有10米左右。枪声持续了几个小时，邱永峥和郝洲在卫生间里躲了大半个晚上。窗外，流弹飞过的火光清晰可见。最危险的时候，饭店服务员甚至拿出了AK-47。

在局势异常紧张的几天里，邱永峥和郝洲身边只剩下几块巧克力，他们只能冒险让司机开车出城，买了200个鱼肉和鸡肉罐头，连续吃了3天。这其实只能算是在利比亚采访时的常态而已，最危险的时候，邱永峥距离死亡只有10分钟，只有四五米。

在战争最前线城市本杰瓦德采访时，反政府武装军的一位前线指挥官警告邱永峥不要随便下车。当时，周



利比亚街头的爆炸

围非常安静，看不到任何人活动，但这位特种兵出身的上尉指挥官告诉他们：“这里很危险，因为很可能有狙击手正在瞄准。”邱永峥觉得应该没有那么悬，就下车给他拍了两张照片。因为是逆光，邱永峥想调整角度，指挥官对他说：“赶紧走，本杰瓦德不能留。”就在他们离开5分钟后，那位指挥官被当场打穿了头颅。

另一次遇险是在卜雷加。郝洲正通过卫星电话和北京的编辑部连线，哈里发突然焦躁起来，问邱永峥他是不是在给家人打电话。邱永峥说不是，是工作。哈里发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一直摁喇叭。就在这时，邱永峥突然感到车顶上有什么东西飞了过去，也就是一瞬间，两辆反政府武装的皮卡车被当场击中爆炸，距离他们只有四五米。“如果不是有一辆皮卡车替我们挡了一下，我们也就‘报销’了。”邱永峥说。

近距离采访塔利班

在战场上，结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变化莫测的。一年前，邱永峥在阿富汗对美军101师进行嵌入式采访时，几乎跟每一个能接触到的官兵都聊过拉登：“他是死是活？”“美军真能逮着他吗？”他在也门采访本·拉登的前保镖时，那位保镖先生还肯定地说：“拉登还活着，他不会被生擒。”如今，这些问题都找到了答案。5月1日，美国宣布：美军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一所建筑物里击毙了本·拉登。

阿富汗塔利班曾经为基地组织提供过庇护。“9·11”后，美国对阿富汗发动战争，并宣称要抓住本·拉登，打击塔利班组织。在阿富汗，邱永峥也曾采访过塔利班指挥官。“在阿富

汗采访有一点很重要：要认识当地黑白通吃的线人。贸然去会有很大麻烦，当时有个日本记者说要去昆都士采访塔利班，结果就被绑架了。”

因此，判断线人是否可靠非常重要。邱永峥第一次去阿富汗采访时，在喀布尔的一次恐怖袭击现场遇到了他后来的线人，线人主动跟他们说：“这里太不安全了，你们到我身后躲一躲。”然后，他问邱永峥是不是中国记者。这位线人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背景，曾经扮演过为交战双方斡旋的角色，也给邱永峥联系过几次采访。一个多月后，当邱永峥询问能否联系采访塔利班的头面人物时，他说，可以尝试，但谁也不能确定。

“采访塔利班有两个危险：第一，因为要秘密进行，所以有很多不可预计的因素；第二，当你和塔利班指挥官在一起时，本身就是被打击的目标，西方盟军会把你视为恐怖分子。”

那位线人很久都没有给邱永峥答复。一天晚上9点多，他突然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能采访塔利班指挥官，问邱永峥愿不愿意去。“我们挺矛盾。喀布尔一到晚上全都黑了，街上什么人都没有，出去乱跑很可能会被打死。但这个采访机会稍纵即逝，而且塔利班擅长运用媒体，他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我们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伤害我们。”邱永峥跟他上了车。车子拐了好几个弯，似乎到了喀布尔郊区。下车后，眼前是一户很普通的人家，那位塔利班指挥官就坐在屋里。

“拿起武器就是塔利班，放下武



美军士兵在阿富汗巡逻

器就是老百姓。”这是塔利班给邱永峥的最直接的印象。在和这位指挥官交谈中，他发现这些人其实也很普通。

“用他的话说，‘我为什么敢到喀布尔来？因为我脸上没写着‘塔利班’三个字。我是当地人，说当地话，穿着本地的衣服，也没人查我的证件。我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？这片土地是我的，我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，又能怎样？’”

一位阿富汗高官曾告诉邱永峥，塔利班指挥体系的自动更新与修复能力非常强，一个头目死了，马上会有人自动接替。这也是邱永峥在《跟着美军上战场》一书中提到的西方军事分析家所担心的：肉体被消灭不一定会降低塔利班的抵抗力，因为这些老一代的“讲点章法”的塔利班领导层一旦被消灭，取而代之的年青一代塔利班反而会更加激进。

做了两年战地记者，邱永峥新添了几个毛病：过年的时候听不得鞭炮声；存在电脑里的那些照片，拍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，回来后却再也没有勇气去看。回来还不到一个月，邱永峥又开始准备再次前往利比亚采访。许多人都曾经问过邱永峥，战场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还要去。他的回答很简单：

“不在现场，还谈什么话语权？这是战地记者的职责。”

（图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《跟着美军上战场》一书）



22 | 特别报道 中国人来了

农业国历来的传统是守土为安。当西方人驾驭风帆，纵横于大海之时，祖宗的家训依然是父母在，不远游。世界，永远是别人的舞台。

时代变，风气转。而今，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远游，更是踏上了移民之路，新的移民潮正在涌动。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称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。

无论是明星巨富，还是平头百姓，在移民者的心目中，清洁的空气、优质教育、安全食品以及更好的社会福利，都会出现在移民的彼岸。

然而，移民之路远比想象中复杂，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，也将面临形形色色的挑战。

亲历战场

12/人物/时政

对于去过战场的人，战争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想象的画面，而是真切的枪声、从车顶飞过的火箭弹、路边烧焦的尸体、仓皇逃难的人群……亲赴阿富汗采访塔利班，数次前往利比亚，战地记者邱永峥最深刻的体会是：战争对于平民来说，没有输赢。

经济适用男与涉世之初女

66/百家杂谈/社会

婚姻相当于两个人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。企业发展如何，当然可以通过分析来评估；而婚姻呢，是否也能用理性的分析来预测是否幸福？

切尔诺贝利“死士”今何在

62/百家杂谈/海外

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，揭开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。无数清理者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，毅然决然前往核泄漏现场。多年以后，这些去过切尔诺贝利的迟暮英雄，又是怎样的境况？

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

68/百家杂谈/文化

中国导演为什么拍不出《阿凡达》？因为“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”。事实上，想象力并非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，而是源于知识。只有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想象力才能成为可能。